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墓碑文下

變體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年仁宗七年九月
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
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
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

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高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

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餽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

財以續之所活以數萬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充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畧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

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徃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脩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徃徃逃去之它境盖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徃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

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

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
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日終蓋太丘
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羣恭貴顯者數世豈魏
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
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
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
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
入出具宜胡公之墟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

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
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
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
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
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
文以刻墓碑時熙寧神宗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錡有
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
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
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待考進士一見天十
以爲知己以上十四句並兩詔曰試哉遂試中書
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
守丁疆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
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
予汝嘉何反居閉陷柰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紆
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

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
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
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
一青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輪淞浙河就付將領
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
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
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
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
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

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
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
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
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弁超遷郎秩進直
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
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通闕積
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
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
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仁宗辛巳今考康定止一
年號六月十日公七十八其官卒
年辛巳改元慶曆此云辛巳誤也

公開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
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
而吉公有四子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
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
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
窮此篇事在銘內別是一體以上職官

曹娥碑

魏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
曹荒流一作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舞樂也樂
神以漢安順帝二年五月時迎伍君舒逆濤而上

為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吁哀吟

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

漢安迄于元嘉桓帝元年青龍在辛卯九莫之

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鬱伊孝女曄曄之姿偏

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

在洽之陽叶未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

父孰怙訴伸告哀赴江求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

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沈載浮或泊洲渚作

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叶陳千夫失聲

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

都是以哀姜哭市魯文公夫人姜氏歸于杞崩城

隅杞梁妻哭其夫崩或有剋面引鏡梁高行早

割之引鏡勢耳用刀沛郡劉長卿吳孫奇坐臺待水

楚昭王出游雷夫人于漸臺王聞江水大至使抱

迎夫人夫人曰妾不敢越義而求生遂死於水抱

樹而燒介之推母從子隱縣上山中晉文公於戲

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况庶賤露

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一作自雕越梁過宋越亦

梁即指杞梁妻宋宋伯姬也伯姬遇火傳至姆不

至不肯下堂而燒死按上文抱樹而燒當州伯姬
事抱樹字恐比之有殊哀此貞厲一作千載不渝
傳寫之誤也
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
 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
 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江配神享若堯二女為湘夫
 人時効髣髴以昭後昆此上虞長度尚先使魏朗作
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既勒石
蔡邕聞之來觀夜闌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其陰
見之黃絹幼婦外孫壘曰郎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
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得之乃令脩解脩曰黃絹
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
壘曰受辛辭字也操曰
一如孤意○右女人

龍安海禪師碑

唐柳宗元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

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

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夫失惑

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囂昏放于淫

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

葉釋書涉及迦葉至師子者二尊二十三世而離離而

為達摩當作磨西天第二十六祖由達摩至忍弘忍

人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神為能其惠能天下散傳

南宗能為南北相訾反戾鬪很其道遂隱嗚呼吾將

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尊者龍樹善薩道也

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於

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
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
識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
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
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
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
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鑿密石
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名翬李公某
名巽侍郎呂公某名澹楊公某名憑御史中丞房公某名耒
詳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

三朞元和

仁宗

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

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
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
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
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玄宗之亂復其初心嘗
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嶺山終龍安寺葬其原銘
曰

浮圖之脩其與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

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

明明

徒聽浮言空有互

關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

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
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
我道無得逝邪匪追至邪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
微旣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
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勳
言事爲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唐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
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
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
號曰惠開唐開元玄宗
年號二十一年始生天寶亦玄
宗年

號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代宗
年號十一年始登壇爲

大律師貞元德宗
年號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

憲宗
年號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

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

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勲

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
尊大浮圖之道凡浮

圖之道哀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

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

經教而與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

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代宗
年號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

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肅宗元

年一作某年蓋乾元在廣德之前此恐有誤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

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

剪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

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

西趾一作址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

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

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德音勿替祝

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以上釋氏

四言

墓碣文

接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

制方跌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

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

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

也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

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唐文粹

鼎作昭夷子趙氏碣皆碣體也至於專言碣而

頌并序是也今不錄

郤有銘或兼言銘而郤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為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說見墓碑條下

墓碑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碑銘

宋歐陽脩

君諱舉字大冲姓吳氏興國軍末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常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

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太宗}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遺君如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真宗}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

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年仁宗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可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恠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人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時名臣君以子

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脩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庶耻道缺中國五禮禪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右銘雜言

題蕪云銘而卻無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韓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

妻劉氏一有字也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一遇作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一作名敢以其稚子一見字見先生將一將字無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求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一作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材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一即字辭遂叙次

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既辭而遂叙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

也者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一號宗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一有于字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

文修明辨 卷之五十六 十一
冰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以上
正體

題單云碣而卻有銘

故御史周君碣

唐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諤字某以諫死葬于某

貞元德宗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

年玄宗號年有以諂諛至相位牛仙客賢臣放退張九齡公

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

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虐古之不得其死者眾

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

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

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也一有者第

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

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

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

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

臣軌兮一無考字○右
變體銘雜言

墓碣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宋王安石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
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
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
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
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
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
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才稱於
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若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
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
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

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
能脩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
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
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
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
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
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卽奏請
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卽復上書
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誅三官監饒州
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

至廣德之明年嘉祐_{仁宗}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

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

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畱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

奉君喪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

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

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

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叙次使歸而

鑿諸墓_{右正}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唐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

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

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

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內之

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樂也

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

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皆孔子之世

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譬之如日月

而莫有議有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遭孔子是

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

乎一作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
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一作乎甚邪君諱申叔
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
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小祥也而沒蓋貞元宗
年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
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
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
韓恽安平南陽人李行謀元固其弟行敏仲明趙
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
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叔東平人

崔群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
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常詞致用京兆杜
陵人此篇之末歷叙相知之人別是一體。右變體。以上職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宋王安石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
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
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員外
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
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
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

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仁宗}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六

夫侯公之妃脩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右正體○
右婦人

墓表
墓表○
阿表
靈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

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為文有正有變錄而辨之
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附于篇則遡流而窮源
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
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
故以墓表括之

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唐柳宗元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名不誌焉孤宗元不
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
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

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伐祖諱旦周中書侍

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伯祖

諱奭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

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

德廉孝颺于河滸河東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

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

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玄宗末經術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

以求食深處以脩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

春秋左氏易王氏王弼所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

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去聲稍舉族

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

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同至流抵大壑得以無

若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李

王父六合君名未詳忤貴臣死于吏舍猶鞫其狀先

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問既而

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

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藉

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

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

為刑法者軍旅之楨榦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

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晉文公殺顛頡祈咄舟

能用刑矣三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

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

吏莫敢與之爭先若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

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賁而無以奪焉

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

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

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召命為太常

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
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閩鄉令考績皆最吏
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
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
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
以校私讎貞元四年陝虢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分
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
罪侍御史穆贄不聽侶與
竇參共誣贄受金捕送獄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
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猶之為相者
竇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侶為御史之長敢不懷私以
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

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

居三年醜類就殛貞元八年拜侍御史制書曰守

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

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

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經歌副職持憲以正

紀貞元德宗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

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

臣竇參者邪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

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

萬年縣栖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

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
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
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
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句他姓咸為表
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
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
嘗見憂元和憲宗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
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
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
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

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
君為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
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
能為辯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
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
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
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
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
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
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

文龍明... 卷之五十一... 九四
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
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
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
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
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
論次日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
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
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
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
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

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噐其道以生一作人爲

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步角反膠轄下上而不

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

好惡並去聲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

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

是爲天子爭臣質佐陳少游幕府少游薦之朝授左拾遺尚書郎國子

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信州

守人知仁求貞順宗年號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

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憲踐祚而理

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

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故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一無碣字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宋歐陽脩

君諱洽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

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

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庶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

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

中景德具宗年號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

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

麻城茶場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

安軍金堂縣又遷裕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

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仁宗二年六月十

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

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

文獻明辨 卷之五十一
書止一有二字不母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
讀十一有年二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
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
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
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太姓某氏火迹其來
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
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
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
卽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
某家誠冤君卽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

爲一無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有獄
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
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
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王
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十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
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
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
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
贖罪盜遂止會茸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
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

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
爲君止先祠如阜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
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
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
阜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
是達也蔡文忠公謫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
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
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
封福昌娶蔣氏初封安樂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
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

之卒日以君所爲最其五千以學蔣氏後君二十
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
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
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
教鄉敦行里慶曆亦仁宗三二年九月庚申公
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仁
宗平二年三月壬午一無至和至以蔣夫人從歐
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
官又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
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

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胡先生墓表

宋歐陽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北人後為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

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並

宗年以來學者有師唯先生暨泰山孫明復名石

守道名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

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

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

學慶曆亦仁宗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

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一作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

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

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以為學舍禮

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中一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無一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辭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官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亦仁宗年號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

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亦仁宗年號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其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

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歐陽脩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
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
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
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
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
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
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
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

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
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
居喪者唯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
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
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卒其下在下者
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
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_{仁宗}
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_{一作衡}二州
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
未行以慶曆_{亦仁宗}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

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_{年號}宗_仁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_句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諮曰諤曰諷曰諲曰詵曰諧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

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宋王安石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諡字正臣之行治伐_闕閔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_{年號}宗_仁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

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
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
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
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
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卽
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
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漸集吏民以守
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
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不
赴以嘉祐亦仁宗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

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
也次泂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贄朱
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
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
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
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
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
言以表之墓上盖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
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

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為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宋安石王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婿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

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唐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百五年以名為傳去聲者五家今用

其三焉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

秉觚牘觚木簡板焦

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上聲則克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

視一作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

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

世多有之漢宣帝詔劉向學穀梁向甚矣聖人之

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

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

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

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元既讀書得

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

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

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

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

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

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

天聖仁宗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

為池州貴池州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

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

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

直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

言云

石曼卿墓表

宋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一作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仁宗二年號

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

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第有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

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名知公素奇之謂曰

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

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

也縣有治聲者一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

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當作獻

明肅皇一有太后真宗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

子訖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

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
 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
 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
 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
 籍河北北一無河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
 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
 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
 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
 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
 若募其敢行者一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
 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
 質其平生趣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
 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及問而可不讀作天下是非
 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
 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
 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
 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
 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

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合且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以上職官

連處士墓表

宋歐陽脩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

讀日

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

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

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
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
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
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徃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
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
處一作與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應膺其二子教
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
城令處士以天聖仁宗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
亦仁宗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
年號

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
以為生者徃徃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
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
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
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脩述以上正體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
肅公名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
公官至內殿班崇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

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
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
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
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者一作以求吾先
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
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
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
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
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
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

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
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
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
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按
仲孺請文之意本欲表見於世而歐陽公作此甚
明豈欲後人因此而求考其詳於誌銘歟抑別為
一體歟

宋春縣令歐君墓表

宋歐陽脩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
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年號二年

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
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
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
懿公張仕遜封鄧國公謚文懿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
忠其一人曰歐君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
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作
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
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守而君獨
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
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

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
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
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
決此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
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
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
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無而
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
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

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
進士君以天聖^{仁宗}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
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以上職官

處士征君墓表

宋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告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
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
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
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
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貫遇人
至謹雖病疾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

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
千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
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
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
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
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
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
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
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
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

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
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
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右處士○以上二篇本
為歐君征君作表而詞
連他人別
是一體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

表

宋范仲淹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名羲之
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袞有
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
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

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
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遊學京師大中祥
符貞宗
年號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

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
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
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
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
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
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
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

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
段學士少連時爲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
船廼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
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
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
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
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於境
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爲有請外臺乞還
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
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

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
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仁宗
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
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
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
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徃徃害樵
餉之人以爲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鬪
地以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
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碓鈴景
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

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番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常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埶為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眾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

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亦仁宗年號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子於君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構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未位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

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
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
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番貨之來十稅其
一必擇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
悅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
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
塼爲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
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
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
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

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

亦仁宗
年號

元年四月疾終

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

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

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祕書省校書郎露三

班借職需脩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簿陸

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於君同

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構薦者皆當

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未位大道

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旣及于

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氳宜昌乎子孫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宋歐陽脩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
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
簡肅公銘當天聖^{仁宗}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
為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
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
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
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
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

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
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
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告頃之卒棄去遂不
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
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
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一作}
源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
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
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日

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衛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收息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以上二篇雜言別是一體以上變體職官以上變體

阡表

瀧岡阡表

路南北曰阡漢京兆尹曹氏墓茂陵謂其道曰京兆阡涉原墓之起

父冢表曰南陽阡公表瀧岡蓋取義其也

宋歐陽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貧一作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

植碑作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
 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
 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
 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
 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
 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
 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碑作一二
 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
 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
 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

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
 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有字一作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求
 其死也回顧乳者劔抱子者若負劔然故曰劔汝而立于旁因
 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
 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孰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
 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
 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

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
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
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
咸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
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
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
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特治其家
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
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

碑無此六字

吾處之有素矣汝

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

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一無尚書二字

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

一作卒

于官舍享年七十有

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

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

蓋一作

自嘉

祐仁宗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
封越國太夫人今上神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
受封顯榮褒大賓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
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
待於脩者竝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
寧神宗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
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
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殯表

施州房使君名鄭夫人殯表 唐韓愈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

為成公後世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

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
且裕宜壽而富一作今何謬聲求貞順宗冬至
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此篇以銘為表別是一體

靈表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漢蔡邕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
心秉操寒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
思齊之跡永初安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
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
至德脩於幾微徽音暢於神明故能叅姪姒之功

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
有琬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
整伯齊次曰千億叔譚次曰寧穉威次曰碩季獻
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
更歷州寧舉茂才葉令京令為議郎季以高第為
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
早卽世夫人哀悼劬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
年七十七建寧靈帝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闊中
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附于太
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

文修明辨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求思憐怛罔極遂及斯
表鐫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來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
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願胡委我以夙喪叶平聲
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
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
年之報祜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
以含愁尋脩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
弱天心傷悴以自憂暨叔季之殞終哀情結以彌
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燄燄而日邁

氣微微以長浮銷精蒐以遐翔曾不可乎援苗爾
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祔靈於皇姑尚
竄魄之有依潛幽室黯之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
超以未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
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眇悠悠而莫追篇末有頌別是一體

文體明辨 卷之五十六

五十二

文體明辨卷之五十六終



